

原创长篇小说

咱要活下去

陈章寿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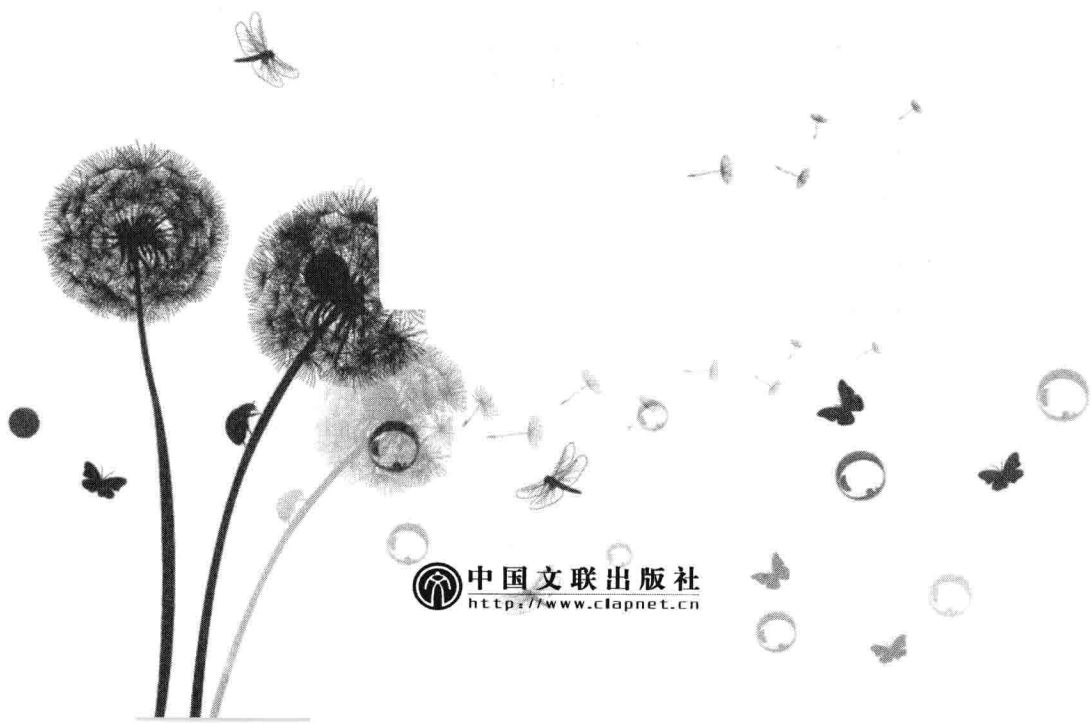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原创长篇小说

咱要活下去

陈章寿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咱要活下去 / 陈章寿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-7-5059-8904-7

I. ①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0503号

咱要活下去

著 者: 陈章寿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邓友女

责任编辑: 曹艺凡

责任校对: 李酉彬

封面设计: 李酉彬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52(咨询) 65067803(发行) 65389150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caoyf@clapnet.cn

印 刷: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30千字 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: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8904-7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莫言说，长篇小说要体现长度、密度和难度，如果没有达到二十万字数，就称不上长篇小说。

《咱要活下去》的初稿早就写成了，当时只有十五万字。我向一位朋友去请教。朋友说，细节不足。我拿回稿件，放在桌子上。这一放就放了好几年。有一天整理家务，无意中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逮到了它。我认真地读了一遍，灵感就来了。我顾不得休息，日夜兼程一气之下将它扩充到二十八万字。此后，我又向另外一位朋友去请教。朋友说，有点芜杂。我悻悻然地把稿件拿回家，往书柜里一塞，就不管东南西北了。前不久，舟山有位老师给我打来电话，要我找一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舟山的照片。我带着这个任务在家里翻箱倒柜。经过一番折腾，照片没有找到，这个稿件却找到了。我又花了一段时间，对稿件修改了好几遍，终于变成现在这个模样。

前两天，从报箱里取来一捆报纸，眼睛随便一斜，看到了《钱江晚报》上刊登的一篇美文，题目是“我的秘密”。这篇文章由台州中学的高二学生金随园写的，获得了“二〇一四年度浙江省新少年作文大赛”的特等奖。吃晚饭之前，我认真地拜读了这篇文章。文章说明一个浅释的道理：即常识是用来被打破的。人们在站着看待一个事物、看待一个人物时，脑子里会产生一个初步的印象；人们在躺着看待同一个事物、看待同一个人物时，脑子里会产生另一个印象。这就是“横看是岭侧成峰”的感觉。作者张扬了独特的个性，以异于常人的想象力，描绘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颠覆了人们观察生活、观察社会的一般方法和角度，实在难得！

在《咱要活下去》创作过程中，得到了《江南》杂志社副主编钟求是先生和资深编辑李慧萍女士的悉心指点；老同学谢银凤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；《光明日报出版社》的编辑老师对稿件的最终形成提出了宝贵的建议。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。

书中尚有不足之处，谨望读者谅解。

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八日

钟求是



郑梅堂的脸蛋长得像只鞋拔子，尤其是鼻梁，像一只小的鞋拔子。大小两只“鞋拔子”重叠在一起，不但不显得难看，反而像一个精美的工艺品。鼻梁两侧各有一个核桃大的窟窿，里面嵌了一颗葡萄似的眼珠。眼珠会转动，会滞留，有时还能射出一丝火辣的光线。眼珠外侧半个球面像钟表面，跟猫眼睛相似。白天看，眼珠呈灰色，泛一点点红光；晚上看，眼珠呈蓝色，带一丝儿绿光。他的裸眼视力，按照改革开放前的标准测量，左右都在一点八以上。秋高气爽时，他能看清十千米之外的交通标志，雾霾天气时，也能看清五百米之外的信号灯。有人开玩笑说，他如果是一个汽车驾驶员，就不怕遇到“娘舅”在公路上设卡检查超载、超速的烦心事了。

他是一对孪生兄弟的哥哥，弟弟叫汤梅明。兄弟俩一个随父姓，一个随母姓，不是为了体现男女平等，而是因为父亲郑作然是单传。母亲汤丽停的娘家虽然有一串珍珠似的娃，但细细梳理一下，也没有一个娃的性别是公的。郑作然开始不同意小儿子姓汤，说两个儿子是并蒂莲，如一个南瓜蒂头上长出的两个小葫芦，怎么能够东西相背、南北相佐？汤丽停不赞同老公的谬论，响当地回敬说，我是人、不是猪，本来一胎只生一个娃，多出来的一个，是向观世音菩萨开后门争取来的，有批准文件，有出生证明……为了一个儿子跟谁姓，郑作然和汤丽停各不相让，曾经闹到分床而睡。开始分床时，郑作然感到一身轻松、自由无限，至少可以养精蓄锐、可以减少老婆的骚扰，一脸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这样大概僵持了半个月，汤丽停咬咬牙齿挺住了，郑作然却憋不住……最后，经郑作然提议，采取向空中抛投硬币的方式确定了两个儿子的姓氏归属。

兄弟俩长得圆头圆脑的，似圈养在四川雅安基地的一对大熊猫。他们从头到脚长得一模一样，常常被外人张冠李戴。父母稍不注意，也要搞错大小。为了防止出现差错，汤丽停费了很多周折，最后想出了一个锦囊妙计。她用一枚特大号的缝衣针，放在煤油灯上烧红后，在郑梅堂的左耳朵下方打了一个小洞，用尼龙丝线穿过去，挂了一块塑料牌；在

汤梅明的右耳朵下方打了一个小洞，用尼龙丝线穿过去，也挂了一块塑料牌。塑料牌上分别刻有他们的号码和姓名。一号郑梅堂，二号汤梅明。平常时候，人们可用名字招呼；紧急情况时，也可用号码招呼。塑料牌不怕雨水、不会破裂，如果在里面装一个芯片，与“北斗”系统连接，就可以轻易地掌控他们的行动轨迹了。他们戴上这个特制的“耳环”后，初次被隔壁邻居、被亲朋好友看到，以为是从云南引进的少数民族。

兄弟俩活泼好动，非常惹人喜爱，遗憾的是都有一个先天带来的毛病。郑梅堂患的是哮喘，平时呼吸时，喉咙里会发出“呕哈、呕哈”的杂音。在劳动或者运动时，呼吸加快，这个杂音就变成了“哈喇、哈喇”，好像二十世纪初期铁路上的蒸汽机车在启动；白天环境嘈杂，这些声音还能被人们勉强接受，晚上夜深人静，这些声音就变成了污染。最初，住在他们楼上的人家辨不清声音的来源，以为房梁快要断裂了、楼板快要开裂了，就慌忙地拨通了12345的市长电话。市长接报后，觉得事关民众生命安全，就连夜派出了消防队员和城建局的建筑专家。汤梅明患的是鼻炎，鼻涕有时干有时稀，几乎长年不断，干燥时像一根根米粉干，稀薄时像一溜溜八宝粥。偶尔停流几天，鼻孔里就结出了一节又一节的干鼻屎。干鼻屎多了，鼻孔里好像塞了一团海绵，造成通气不很顺畅，经常要依靠口腔帮助呼吸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不但白天张着嘴巴，晚上睡觉也张着嘴巴，很像工艺品商店里的一条张嘴木鱼。他貌似“笑”得合不拢嘴，其实鼻孔常常酸溜溜的。他讲话时，声音里夹着一种沙哑的成分，好像一股气流通过层层阻隔才得以冲出来。这股气流派生出来的学名很文雅，叫作“鼻音。”“鼻音”对于普通人是一种累赘，对于歌唱家却是一种财富。有人戏称汤梅明的“鼻音”浑然天成，劝他去省民族歌舞团做个签约歌唱演员，劝他到中央电视台“星光大道”露露脸。兄弟俩凑在一起时发出的异常声音，好像两个农村大妈在没有隔墙的祠堂里烧火拉风箱。为了治病，十多年来，郑作然和汤丽停像游山玩水、像走亲访友、也像举家迁徙，带着他们先后跑遍了省内外大小几十家医院，还根据电线杆上张贴的便民广告，走访了不少“老军医。”

汤丽停看着两个半似残废的儿子，忧心忡忡，担心他们找不到对象。她白天愁、晚上愁，看到的时候愁，想到的时候也愁，三十几岁的年纪，

头发就开始变花白，四十出零时，头发已经全白了。周围的人们不仅没有体会她内心的苦楚，还开玩笑说她是当代少见的“白毛女。”她知道“白毛女”是正面角色，对这个免费赠送的称谓并不反感。但从人们的玩笑中，她察觉到自己老了，外形变得难看了。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其中最怕被老公抛弃。她用多年积蓄的一点私房钱，到美发美容用品商店买了一个假头套。头套上的头发长长的，黑色的。她以为戴了这个工具，头发就不会白了，但晚上洗了澡、上了床，躺在老公旁边的仍然是“白毛女”一个。她虽身心痛苦，但对两个儿子不离不弃。她知道这是从她身上挖出来的两块肉。她对产科医生温柔的一刀刻骨铭心，小腹部至今留着一条八寸长的疤痕。郑作然对两个儿子的情况也有底，基本感受喜忧参半。喜的是事半功倍、一枪射双鸟。很多男人梦里都想的事情，他货真价实地做到了。他不担心儿子找不到对象。旧社会时行老夫少妻、一夫多妻。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，这种现象被根除了。但当下，老夫少妻似乎又成了一种时尚。只要身上有钱、有力气，不说男人四十一枝花，即使到了花甲之年，也能找到小姑娘。找不到城里姑娘就找乡下姑娘；找不到乡下姑娘就找少妇；找不到少妇就找小姐；实在找不到小姐，就抱个从日本进口的充气娃娃。充气娃娃会笑、会叫，还有擦不完的水。他担心儿子的小毛病会遗传下去，一代遗传给下一代。最终，他的命脉不是淘汰在数量上，而是淘汰在质量上。两个儿子的质量不理想，除了老婆的一半责任，郑作然知道是自己作的孽，就既不怨天也不怨地，只是暗暗有些后悔。当然，他不后悔当时那一枪该不该打，后悔的只是开枪之前在枪头上少挂了一个帽子。

这天下午，郑梅堂在家里休息。等会儿，他应邀要到朋友王明才家里做客。出门前，他问母亲，那套西装放在哪里？汤丽停说，你一共只有两套西装，指的哪一套？郑梅堂说自己买来的。他娘说，虽说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但你穿那套西装不合身，粗粗看起来像马路上的小偷，细细看起来像落难的财主。王明才是有头有脸的私人老板，你去他家做客，衣服穿着要像正面人物，不像杨子荣，也要像李向阳。我劝你穿一身便装去。你穿上便装，显得有精神、有气质，像地下工作者，如果在腰间挂上一把驳壳枪，就像敌后武工队的队长了。郑梅堂说，我今天不

是去休闲，不是去喝茶，而是参加正规的家宴。以前，我的身体瘦弱，个子矮小，穿上西装有点不合身。如今我的身体发育健全了。汤丽停说，你是自我感觉，我看你穿起来仍然像旧上海十里洋场上的小瘪三、旧杭州城里的小赤佬。郑梅堂说，长久不穿，我怕它要被虫子蛀了。汤丽停说，蛀了就蛀了，谁叫你在下手之前不长眼睛？买错一套衣服最多浪费一笔钱，如果做错其他的事情，恐怕不是一个钱的问题了。

郑梅堂记挂的西装，是一年之前买的。那天下午，他一个人在外面闲逛，经过武光路一家服装店门口时，被一个女店主叫住了，女店主叫魏红平。魏红平说，老板，进店看看服装。他听到“老板”两字，心头忽然一惊。自从离开娘肚子以来，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美美地称呼。他侧头一看，见魏红平满脸笑容地盯着。那种笑，不是嬉笑、不是奸笑，也不是淫笑，而是食肉动物碰到猎物时那种期待的、惬意的笑。他迟疑了一下，但一只脚仍然不由自主地跨进了店门。魏红平见“老板”进门了，就紧紧地跟在后面，差不多要贴着屁股了，春意荡漾地介绍说，我主要经营两个服装品牌，一个从石狮进口，一个从东莞进口，你可以随便看看。郑梅堂是毛头小伙子，不懂服装的门道。既然女店主说了，就要过一下老板的瘾头。他装模作样地伸出右手摸了一下从石狮进口的那个品牌，问，这个怎么买？女店主说，满三千元送二千元，满一千元送五百元。他问，送的是现金还是支票？魏红平说，不是现金也不是支票，而是我统一发行的购物券。你拿了购物券后可以继续买服装，优惠比例一样。你如果不要购物券，现场打折也可以，我给老顾客打对折，给新顾客打四折。郑梅堂“噢”了一声，正想回头时，魏红平已经从衣架上取下一套衣服，热情地塞给他说，你去试试，你去试试。他一时懵了，推脱地说，我不要。魏红平说，你不要什么，快进去。她一边说，一边推，把他送到了试衣间旁边。她一把拉开试衣间的门，嗝声嗝气地说，你进去，关好门，恕我不在里面奉陪了。郑梅堂站在门口不肯进去，扭扭捏捏地往外退。魏红平见情，迅速抬起右脚在郑梅堂的左脚小腿上蹬了一下，又用双手在他的背上推了一把。郑梅堂平生没有武功，当下也没有防备，被女店主双管齐下一用力，就踉踉跄跄地冲进了试衣间。

不一会，试衣间的门推开了，郑梅堂穿着一套新西装，怯生生站在

里面。魏红平见状，向前猛跨一步，利索地抓住郑梅堂的右手，把他从试衣间里拖了出来。郑梅堂脚跟还没有站稳，魏红平就围着他转，甜甜地说，你不穿西装是一个标致的小青年，穿上西装是一个阳光的小青年。这套衣服穿在其他人身上可能不合适，穿在你的身上像量身定做，不信，你去照照镜子。郑梅堂半信半疑，被魏红平推到了一面镜子前。他站定一看，好像不是站在日常用的镜子前，而是站在一面西洋镜前。他看到自己的身子扭曲了，像一根煎熬不匀称的“老油条”，两头小中间大。“油条”两边有细细的波纹在闪动。他的脸型扭曲了，不像他爹，也不像他娘，而像艺术家手下的萨达姆特写。他的下巴拉长了，往外伸、往上翘，像航空母舰的舰艏。下巴上面有一张碗口大小的椭圆形嘴巴，嘴巴里有一排发亮的牙齿。这些牙齿像农民翻地用过的铁耙，有长有短，有粗有细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满脸疑惑，抬手在镜子前晃了几下，好像有一股风从身旁吹过。他再次看镜子时，镜子里出现的不是人，而像一只穿着衣服的四脚龟。他顾不得进试衣间了，迫不及待地衣服往下脱。魏红平立即制止说，凡事要讲精神文明，你脱衣服一定要进试衣间。他不肯进，她一定叫他进，你推我拉的，一不小心就扭在一起了……郑梅堂将衣服往架子上一搁，转身急忙向门边走。魏红平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堵在他的前面说，你刚才碰到了我的胸部，不能一走了之。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，看你年轻，为你着想，这件事情就不向派出所报案了，不告诉我老公了。但有一个条件，这套西装你一定要买去。郑梅堂一听，急了，睁大眼睛说，我碰你什么胸部了，是你抱住我的！魏红平上前一步，踮起脚尖在他的左脸上吻了一口，不紧不慢地说，我抱你也好，你抱我也好，你反正碰到了我身上的一个敏感部位。

从狭义角度看，郑梅堂没有碰到过她的胸部，但从广义角度看，他确实碰到了。魏红平不是平庸之辈，而是百草园中的一朵奇葩。她的过人之处，不在于精灵俊巧，不在于细皮嫩肉，而在于胸部长有三个大小一样、形状一样、质感也一样的乳房，其中一个不该长的乳房坐落在两个传统乳房偏上正中的位置。她上班时规规矩矩地戴了胸罩，但商店里买不到可以同时罩住三只乳房的胸罩，自己做又没有本领，另外一只就敞露在外了。郑梅堂与她扭在一起时，根本没有碰到她的两只传统乳房，

却意外地碰到了她的第三只。

王明才在复兴路与东新街的交叉口租了两间店面，经营一家化工用品商店。店面位置有点偏僻，从好处讲环境比较幽静，从坏处讲生意比较清淡。白天从它旁边经过的男人比进店的客人多，晚上在它旁边站街的女人比过路的男人多。商店开张还不到两年，创利不多。他没有雇帮工，白天上班的角色既是领导也是员工，晚上值班也是领导与员工的身份兼于一身。为了便于对外交流，他名片上印的称谓是“董事长。”“董事长”不分大小，有人叫他时，他俯首笑纳；没有人叫他时，也心安理得。他的名片不是纸质的，而是用微薄的胶片做成。如果把名片捏在手上连续抖动，就能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。这种声音近听好像有人站在水池边上磨菜刀，远听好像有人躲在柜台里面数钞票。

王明才的妈妈谢丽清，上身穿着一件 NIKE 的运动衫，腰间系着一块缀有梅花图案的小围裙，两只袖子戴着袖套，头上扎了一块近乎“贝雷”帽的纱布头巾，全副武装，好像要办十八桌酒席。早上起床时，她本来打算化一个淡妆，但在涂口红时，那支口红的外包装不够硬朗，用力大了一点，结果把一管口红挤出了三分之一。一管口红要花百十元钱，既然被挤出来了，就不能浪费，现在不是提倡光盘、光杯吗。她把挤出来的口红全涂在嘴唇上。不涂不要紧，一涂使得上下唇看上去像一只母鸡下蛋时、鸡蛋刚脱离母体刹那间的形状——湿润的、圆圆的、红红的。她工作时冒出了一身细汗，背上和胸部的汗液被运动服吸收了，脸上的汗液像沼气池里的气泡冒出来，轻轻地击破了一层薄薄的脂粉。脂粉与汗水混合后，像一层细薄的浆糊，慢慢地不规则地向下流淌，使原来看上去平整、光滑的脸蛋好像变成了一片被洪水冲刷过的沙滩。

郑梅堂站在王明才的家门口，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谢丽清，见她化妆得小丑似的，以为走错主人门，转身就回。这一幕，恰巧被眼尖的谢丽清看到。谢丽清立即向门口跨了几步，对着郑梅堂的后背说，梅堂，你已经到了我家门口，就不要回去拿礼品了。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你双手空着过来，我们全家也欢迎。郑梅堂一听，这声音有些熟悉，就回过头来。他仔细一看，给他讲话的正是王明才的妈妈。谢丽清双手在腰

间的围裙上擦了擦，正一脸慈祥地看着郑梅堂。郑梅堂微微地红着脸，上前几步亲热地叫了一声“明才妈。”他说，你不提醒，我不知道空着双手过来，你提醒后，才知道手上少了一点硬道理。谢丽清听了一声“明才妈”，骨头上下酥酥的，说，什么软道理硬道理，这叫两袖清风。刚才与你开个玩笑，快，进门来。郑梅堂说，你真会讲话。我空着双手不怕难为情，难为情反而怕我了。你今天脸上化妆得这么漂亮，晚上是否要参加省里什么重大演出？谢丽清一听，脸色也被说得微微泛红了，但不要紧，没有人能够看见这一点。她没有直接回答问题，只是咯咯地笑着对郑梅堂说，你别调皮捣蛋了。

郑梅堂走进了门。如果不是儿子在家里，谢丽清真想迎上去吻他一口。她吻郑梅堂，不是吻他的嘴唇，不是吻他的脸颊，而是吻他的胸部。在郑梅堂进门的一瞬间，她已经向他的胸部偷偷地瞄了几眼。男人的胸部与女人一样，自己抚摸时，就像右手握左手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当被异性抚摸时，全身痒痒的，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。不过，想可想，但不能做，她马上冷静下来，以一个主人的口吻说：“梅堂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，是不是跟着市长出国考察了。”郑梅堂揉了一下头发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在公司不掌舵，只给老板抓猪脚。”

王明才听到郑梅堂的声音，从客厅里出来迎接。他一看见就说：“梅堂啊，现在央企比国企工作好做，国企比民企日子好过，就是个体户受管理、受折磨的公公多，婆婆妈妈也多。我平时忙里忙外，今天把店门关了，请了你和几个同学一起聚聚。”郑梅堂说：“你这样热情好客，荒了店里的，耗了家里的，不是亏了两头嘛”！王明才说：“铜钱银子满天飞，要想得到不容易。金钱无根，生命有限。人生难得清闲一下，这点钱我就让给其他人去赚了。”

王明才说这话时，赵多妹、黄梅、汪精华等人也进门来了。他们好像在路上捡到了一个金元宝，既笑又闹的。

黄梅是赵多妹的同事。与其他女人走路一样，她进门前挽着赵多妹的胳膊。已经进了家门，她仍然用右手拉着赵多妹的一只衣角，脸上有几分羞涩和胆怯，生怕被卖掉似的。她见过王明才几次，但从来没有见过郑梅堂。当郑梅堂的身影从她眼前飞过，她的神经忽然有些紧张，

像一只小鸡受到了老鹰的威胁，急促地躲到了赵多妹的身后。赵多妹说，你老大不小了，还怎么躲躲闪闪的，像个跟屁虫。说着，她转了一个身，试图将黄梅从身后拖出来。黄梅羞答答的不肯走出来，脸蛋上似铺盖了一朵芙蓉花，拉着赵多妹的衣服后侧下摆不肯放手，低着头、弓着腰、翘着臀，像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她的身材比较高挑、匀称，平时站立时，看不出她的臀部有多少奥妙，现在偶然一翘，无限的价值和风光就体现出来了。她的臀部圆润、丰硕，无棱无角，近看像半个气球，远看像一个石磨。女人看了要妒忌，男人看了会想入非非。

汪精华是王明才的初中同学。他左手捏了半瓶矿泉水，那是路上喝过剩下的。右手提着一只纸袋。纸袋里装了两瓶张裕酒厂生产的葡萄酒。他本来也是空手去的，出门时，恰好被他的母亲撞见了。他娘问他去哪里？他说，去王明才家里做客。他娘说，出门去做客，最好带上一个“伴手礼。”数量不在于多，价格不在于高。他觉得有道理，就在柜子里寻找。这两瓶酒不是他买的，也不是他爹娘买的，而是他表兄在一个星期之前送来的。他提着酒盒问，拿这个行不行？他娘说，你长这么大了，如果对这点小事也拿捏不准，以后怎么管得了老婆？他跟在赵多妹、黄梅的身后，趁王明才与郑梅堂打招呼的间隙，将两瓶酒轻轻地放在沙发的边上。

郑梅堂的眼睛尖，特别有小姑娘在场时，两颗眼珠子就凸出来了，像青蟹看到虾儿一样。他一看到赵多妹，就连续“呕哈、呕哈”了几下，说：“你怎么也被请来了。”赵多妹做了一下鬼脸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跟我说话不需要西洋乐器伴奏。我这么大的一个知名人物，你觉得不该请吗？你做梦也不可能想到，我与王明才是高中同学，关系比你高一级、铁一层呢。”

二

赵多妹的名字给人的印象好像有很多妹妹，其实是独养女儿。名字是她父亲取的，不能说没有文化。她的父亲是一位在职研究生，上学已经十多年了，暂时还没有拿到毕业文凭。有人问他什么时候能够拿到？

他自嘲地说海枯石烂、玻璃开花之时。母亲怀上她的时候，曾经几次到医院去“超”了，医生填写的B超单子，已经在“Male”和“Female”的前面打下了×和√。她的母亲不认识Male和Femal，多次问做B超的医生，胎儿是雄的还是雌的？医生笑而不答。对中国的医生来说，胎儿的性别，就像国家的核武库，绝对不能随便透露。她的父亲从老婆嘴里听到医生笑而不答，就猜想是个男孩子。为了给尚未降生的儿子取个名字，她的父亲消耗了很多脑细胞。几经反复，取名为“赵泽东。”“泽东”就是恩泽世界的东方。后来觉得这个名字与中国已故主席重名了，就改为“赵泽西……”遗憾的是，她的父亲白花了心思，她母亲辛辛苦苦生下来的，是一个在屁股旁边不带门把儿的丫头。婴儿到街道报户口需要确切的名字，他的父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取了第一个名字，叫作“赵多女”，意思是不应该来的、多出来的女儿。后来听人说，“赵多女”有父女隔代的意思、有重男轻女的成分。为了便于思想交流，提倡父母与子女平起平坐，“赵多女”在上小学一年级时，改成了“赵多妹。”“赵多妹”出生后，她的父亲仍然想生个儿子，骨子里那种细胞多得很，但它们被悄悄地关在房间里。有时候它们也逃出来喘口气，但头上被一只橡胶袋包着，进不了另外一个房间。它们想尽力冲破橡胶袋，又被外面一根“计划生育”的高压线拦着。

赵多妹与郑梅堂是初中同学。读初一时，班主任安排她俩坐一张桌子，赵多妹在左，郑梅堂在右。桌子在教室左侧的最后面，上课时看黑板都要斜着眼睛。这样大概过了半年，他俩形成了斜视的习惯。有一回，班主任在家里用白酒辅佐吞服了一颗蛇胆，吃了几天的枸杞子，像北京同仁堂里的中医师，把眼睛养得炯炯有神。之后，他到学校办公室，把赵多妹与郑梅堂叫到跟前，先目不转睛地与赵多妹对视一刻钟，后又目不转睛地与郑梅堂对视一刻钟。半个小时对视下来，班主任发现赵多妹与郑梅堂的眼睛并不斜，斜的是自己的眼睛。第二天，他把赵多妹与郑梅堂位置调到了教室右侧的最后面。

班主任安排她俩坐同一桌，不是根据他们的相貌，而是根据他们的身高。赵多妹在班级的女同学中，身材高挑，脸蛋算不上最漂亮，但也不是最难看。她生理发育早，不看别的，单看两只乳房就已经有搪瓷小

碗盏那么大了。有的男同学羡慕郑梅堂的艳福，说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再世；有的男同学妒忌郑梅堂，说这种安排是野兽与美女共舞。

开始时，赵多妹不习惯与郑梅堂同坐一桌。她一只眼睛看着老师讲课，另一只眼睛盯着郑梅堂的一举一动。她不怕郑梅堂在课桌上有什么大动作，就怕他在课桌下有什么小动作。她想尽量与郑梅堂坐得远一点，但课桌不能拉长，又不能锯成两部分，身体难免有碰触到的时候。她觉得不能让郑梅堂顺理成章地揩油，要给他立一个规矩。她用削笔刀在桌子中间偏郑梅堂一寸的地方刻了一条线。这条线刻得比较直、比较深。她在线上涂了一点红墨水，一本正经地告诫郑梅堂：这是一条“三八线”，身子和手不允许越过。郑梅堂一看，会意地笑了。

学校规定要午睡。午睡的地点在各自的教室里，在各自的座位上。赵多妹与郑梅堂都不习惯，双手趴在课桌上，头搁在手臂上，却睡不着。郑梅堂不老实，故意把头侧向左面，眼光从手臂下面穿过去，偷偷地看赵多妹午睡的模样。赵多妹也把头侧向右面，眼光从手臂下面穿过去，偷偷地看郑梅堂午睡的模样。不料，这个互不告知对方的小小举动，把四只眼睛、两条光线串了起来。赵多妹看到对面有两颗电珠似的东西，就知道是郑梅堂那双贪婪的眼睛。她嫣然一笑，把头微微一抬，迅速转向180°，把目光射向了左面。有时候，郑梅堂睡着了，就顾不得那条红线的限制，把头和身子移向赵多妹一侧，天经地义地侵犯了她的半壁江山。有时候，赵多妹睡着了，手臂也会越过红线。郑梅堂最喜欢赵多妹睡着而自己睡不着。当赵多妹的手臂越过红线时，他会用衣角将双手悄悄擦干净，轻轻地抓住赵多妹的手臂、握住赵多妹的小手，慢慢地将她的身体向左侧推去。小姑娘的身体，无论哪个部位，平时不能让小伙子随便触碰。但这个时候，郑梅堂摸赵多妹的手臂和小手，不上纲上线、不触犯法律。有时候，两人都睡熟了，赵多妹的身体逐渐向右侧移，郑梅堂的身体逐渐向左侧移。这样，他们的手臂碰在一起，身体碰在一起，头也碰在一起了，像一对旱地鸳鸯依偎在一个空旷的巢穴里。

王明才说：“你们已经认识的，我不作介绍了，没有认识的，自己介绍。”郑梅堂说：“今天就搓你家里的一顿晚饭，认识你就够了。你千万不要介绍我。”说这话时，他向赵多妹及躲在赵多妹身后的黄梅瞄了一眼。

王明才泡了五杯茶，招呼大家说：“来喝茶。”郑梅堂等嬉笑着坐到了桌子旁。王明才朝东；赵多妹和黄梅在明才的左侧，向南；郑梅堂在明才的右侧，向北，与两位女士相对；汪精华在明才的对面，向西。五个人围成了一个小圈子。汪精华喝了一口茶，对王明才说：“最近听说地沟油的生意不错，你有没有在这方面下点功夫？”王明才说：“我听说这个发财的行当了，但做地沟油要有一块场地、一套设备，目前还没有这个揽财计划。”汪精华说：“做这种生意要抓住机会。你要不要我帮忙，在市里租个废弃的足球场？”

郑梅堂对地沟油和足球场不感兴趣，另外选了一个话题，问：“赵多妹，一些时日没有看见你，现在在什么地方高就？”赵多妹说：“我在化妆品公司打工。”郑梅堂说：“你脸蛋长得像成熟的水蜜桃，白里透红，根本用不着涂抹化妆品。化妆品公司找你是找错人了。”赵多妹辩解说：“我们的化妆品公司大得很，里面有管门的、有管仓库的，业务遍布五大洲、四大洋，下一步考虑要布局到国际空间站。”郑梅堂说：“我看你的身材，比以前更加前突后弓了，去做模特儿比较合适。”赵多妹说：“这事不用你操心了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”郑梅堂说：“我管自己也管不过来，哪有心思去找。”他“呕哈”了几下，眼睛恶狠狠地看了赵多妹一眼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即使有想法，人家大姑娘见到我就像见到大灰狼，早就退避三舍了。”

郑梅堂与赵多妹同桌坐了两年，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，但被赵多妹斜脖子、瞪眼睛的事有过无数次。赵多妹瞪眼睛的时候，把右手叉在腰上，紧闭嘴巴，头部向右、向上各呈45°角，目光作深深的凝视状，谁也不予理睬。不知道内情的人，以为她在练习一个新编的舞蹈动作。她表情严肃，脸色阴沉，似有十三级台风马上就要经过头顶……过了一会，她见没有人作对，这个吓人架势就变成了空头炮，脸色渐渐地发生了从多云到少云、从阴天到晴天的变化。她的嘴角微微上翘，漂亮的脸蛋上露出发自内心的、掩饰不住的笑容。郑梅堂第一次看到她瞪眼睛时，以为天要坍塌下来了，马上弯腰钻到课桌下。他蹲在课桌下，像被孙悟空的金箍棒划了一个圈子，头不敢探出来，双脚不敢伸出来。赵多妹见他如此狼狈，嘴里不说，脸上眯眯笑着，顺势将右脚在地上一踮、胯部

向上一提，就一屁股坐在课桌上。郑梅堂担心课桌被她压垮，就屏住呼吸，双腿用力一蹬，像箭一样从课桌下冲出来，逃向教室外面。他一边跑，一边回头看，生怕她追上来一把抓住衣领。他逃到走廊上一根水泥柱子后面，“哈喇、哈喇”地喘了几口粗气。他探出半个头，悄悄地向教室里面看去。他以为赵多妹还是刚才那种凶神恶煞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却不料她像荷花仙子稳当地坐在课桌上，心满意足，手舞足蹈，春风荡漾地看着他，还窃窃地笑呢。郑梅堂第二次被她瞪眼睛时，神情从容多了。他不再往课桌下面钻，而是表情严肃、内心喜悦地站在她的边上，像一个小学生认真地接受老师的惩罚。待到挂在赵多妹脸上的警报解除了，他又恢复了活力，像老鼠一样，眼睛贼溜溜地在她的身上转。郑梅堂第三次被她瞪眼睛时，不但没有半点害怕，而是神气活现了，咚咚三步窜到她的身后，模仿她的动作，与她一起，摆出双人瞪眼睛的 style。赵多妹不知他在后面干什么，回头一看，见他摆设的那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熊样，又气又好笑，就草草地结束瞪眼睛的表演。此后，赵多妹觉得他已经像一根老油条，再煎熬下去会燃烧起来，就不再对他斜脖子、瞪眼睛了。开始一两天，郑梅堂过得平平常常。过了三五天，他发现没有被赵多妹瞪眼睛，就有点受不了了，好像生活没有波澜、缺少情趣。他恋上赵多妹瞪眼睛了，喜欢她瞪眼睛时那种似真似假的神态和风韵。大概过了一个星期，他见赵多妹真的没有继续给他瞪眼睛，就像饥饿一样难受，心里有点憋不住了。他跑到学校外，拔了一根像藤条一样细软的小草，回到教室，在作业簿上撕下一张空白纸，折了一只既不像鸟也不像鸡的飞禽。他用小草一边拴住飞禽，一边做了一只小钩子，趁赵多妹不注意时，悄悄地把钩子挂在她的右辫子上。赵多妹梳的是一对羊角辫。两只辫子像一个倒放着的“八”字。她没有察觉郑梅堂做了手脚，就拖着这个宝贝上课、进厕所、去食堂。郑梅堂看着她像一个“疯婆”的模样在学校里窜来窜去，表面平静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同学们都朝赵多妹看，像看小品演员在舞台上表演，有的抿着嘴笑，有的开口大笑，有的用手指头指她的头部。赵多妹一时被搞得糊涂了，渐渐地涨红了小脸。她根据几个同学所做的手势，抬起右手摸了摸辫子，终于摸到了被嘲笑的原因。她拿着摘下来的宝贝气得花容失色，拔腿向郑梅堂追去，恨不